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眉山文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衡葵

眉山文集卷一

宋　唐庚　撰

論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亯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

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于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于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

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遼絶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

扑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狥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于此矣蓋自國初以来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至刑措

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絶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六十年間海内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歟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

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于繩墨之内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竒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

司隷僚屬懽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葢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謂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于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

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則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掠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樂逸之地不數十年海内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

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制以自絶於民也亦灼然矣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揺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閲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

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得謂之異時

皆受道于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葢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黒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説者以為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

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為誅賞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時者亦人人各荐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筴卜師引龜而尜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

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羣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誰敢違然近于人情通于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于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則天下之禍可勝講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甞歸之善惡矣然其效可睹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于天如操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待其熟于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妬民害

物専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説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者大概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亦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説而言輙不效其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説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奸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

亦可睹矣吾意以為禍福出於天善惡出於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此不可謂合于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禍或為善而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揚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已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

辨蜀論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阻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述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

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商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非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蜀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爲强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煑鹽通天下天下之富有甚于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山東藩鎮十倍于劉闢甘陵之圍難

拔于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於蜀則吾不知也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扣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鄜况之説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隳肌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

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刼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刼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以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强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于羽此雖三尺

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蠛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耳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于君要

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方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巳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

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于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夫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

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于時不戰則遺害于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于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俟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瞑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説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宫馬武是

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禄厚無所羨慕惴惴然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

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代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寛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

秋世最為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量度足以支久而任重者不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

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社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議論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惟恐其踈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髙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

之治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之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耳顧不可使之大乎

議賞論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

所向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刑覿德則治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

故閭闔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
覯刑之弊至于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覯賞爾高
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
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
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
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于此是術也施之衆
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
戮為言至告羣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

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視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察其所狥為何如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

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惟此為近古哉

眉山文集卷一

眉山文集卷二

宋 唐庚 撰

記

遊越王臺記

政和元年春吾南遷惠州道出番禺明日與客遊越王臺臺據北山其高數百尋南臨小海而潢溪横浦牂牁之水輻輳於其下左右瞻顧則越中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盖可彷彿於溟濛杳靄之間吾

遊天下多矣登臨之勝未有先於此者此其所以歸然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言此臺興於漢初廢於元鼎之時以吾觀之不然昔樗里子之塟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夘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

人能知城邑宫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虚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時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時之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逺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言也噫物之廢興眇矣吾何足以知之然於廢興之理則吾嘗論之熟矣豈偶然哉至如士之所以

成敗得喪彼亦有自來矣豈云云者所能權之也哉正月初五日記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嘆可以決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

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全慧則流通以深全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文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暗

嗚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一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

可使闒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之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遊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

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黄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横絶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凉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恩

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咏而裵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為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

佛迹記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上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稍傳於人而或者以為佛迹噫此真

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人為長生不死之計厚啗方士惟其所欲為李廣結髪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為樂通侯汲黯晩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邸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尚主夫利之所在姦偽從之故當世所謂畫法寶鼎仙人迹之屬大抵皆詐今此迹出於炎海之濵晦昧於黄茅白葦之中以故不為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

此其所以為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求而獲者乃真耳謂之佛迹雖若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為帝武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理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既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以警悟而調伏之此理亦無足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迹其拇至數寸而棲禪寺亦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歟不然何其多且數也

寄傲齋記

吾謫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笑曰此非取陶淵明之語乎子居京師時何嘗念淵明能念淵明當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後區區掇寄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曰子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閬中時嘗考論晉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便有歸歟之興求田問舍親友皆怪之自是以來俛仰十年雖未即去

然田園之樂未嘗一日不繫於心而歸去來辭未嘗一日不諷於口頃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竒禍作以故不果嗟乎吾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云誰復信者信與不信此復何有顧惟鬼神知吾此心耳雖然吾今適四十爾天死吾於此乎復何言哉設不吾死得脫謫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年之身窮淵明之樂圃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關

之扉林吾名之以欣欣之林谷吾名之以涓涓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寄傲之語名一室而已哉惟詩不近淵明雖近亦不敢作獨得其讀書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收之桑榆猶足以補東隅之失也傳不云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豈欺我哉年月日記

鬬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鬬茶於寄傲齋予

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齋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絶蓋嘗以爲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虚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録序稱嘉祐七年親饗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

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鋌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熈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閲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寛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煑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

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
直愚民耳豈吾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
之澤云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
攻之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譟
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蒙順國
者邕州邊人以趫捷自矜短衣踴躍挾數十矢射之中

項背如蝟毛象尾然不動徐以鼻捲去最後中左耳流
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
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散走象亦緩緩引去少焉吏
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脅腦胃流腸死矣吾時方食
聞之投箸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
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為萬人排難
而以一身死之此吾所以歎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
機穽未有直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

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歎也然向使百數人者協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已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脅陷胃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歎也作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二百年而老聃伯陽爲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爲伯陽則二人爲一人矣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范武子於上中則一人爲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茘智而茘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閒味甘茘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茘智龍目也則二物爲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夫祖父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舊

有不遍覩而況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城南李氏之山園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爲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遥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盖嘗以比伯陽甫范武子之事而爲之歎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於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有失而審所取云

水東廟記

廟中神像二其一介冑按劍而坐者曰興祚王其一烏巾紫襴端笏而坐者曰泰民王觀興祚之名疑南漢時所封而不敢遂以爲然者蓋無所考也吾始至惠州屏居於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夜有燈熖然里人云此水東靈廟也吾聞之悚然禱焉自是感於精神發於夢寐者非一以其事近怪故不欲悉書而要之靈應卓然有不可不信者然吾嘗聞之易矣凡天道

之所虧盈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禍福與人之所好惡大抵相似吾今以無狀不肖獲罪於世至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而竄伏於五嶺之南羅浮之東披黄茅而居者五年而後歸則其見惡於人也可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吾之心亦復自惡而神獨眷眷如此意者鬼神之中亦有異好者乎抑亦舍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戹而忘其罪戾亦如吾君所以寛而不誅已棄而復收之意乎不然何其與易相反神之威德始於神江被於瀨

流數百里之間故神江鐵步水東皆有廟而水東廟為特盛然皆不在祀典故或者以為疑夫以祀典而論鬼神猶以閥閲而論人物也便謂之盡可乎此亦無足疑者政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某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註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註易誤猶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葢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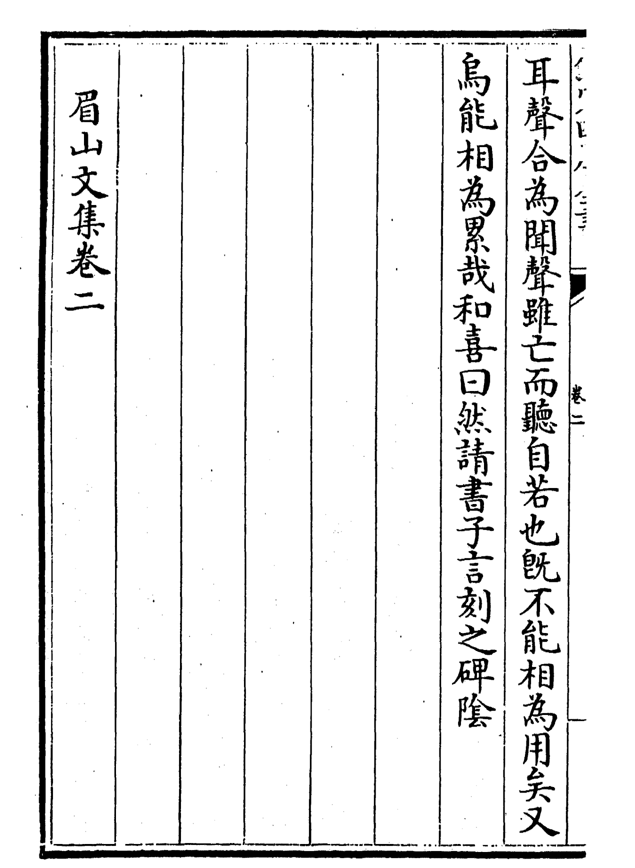
者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兹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註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註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吾用易不審陷禍幾危今幸閒廢方且掩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記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年月日記

書大鑒碑陰記

曹溪大鑒禪師碑元和中柳柳州文紹聖中蘇定武書前長老辨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今長老和公更書而刻之唐子曰大鑒之道不以文而重輕柳州之文不以字而隱顯辨公以大鑒之道柳州之文定武

之書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喜書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其意以為更相發明而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於字者見字而不見文志於文者見文而不見道安在其為更相發明纔去其一而二者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今子復以柳州之文配大鑒之道雖無前日字畫之累亦安能免於所謂和合者哉雖然是閒蓋有理焉文寄於字是字而非文道寓於文是文而非道三法雖和合體相各差別眼色合為見色雖去而視存



耳聲合為聞聲雖亡而聽自若也既不能相為用矣又烏能相為累哉和喜曰然請書子言刻之碑陰

眉山文集卷二

眉山文集卷三

宋 唐庚 撰

記

重修思政堂記

並嘉陵而南至於大江置守者七而閬中最為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為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郛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絲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

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閭閻凋疎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習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圃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管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為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尤覺蕞然無復氣概公顧而歎曰

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撤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閬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歲某為閬中宰屢嘗謁公於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為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今閬人以儉為俗久矣恐其流而入於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歟是真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顔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鼂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顔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鼂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册有不可誣者文章

學術為當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貞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鼂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

其長子長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顔之人亦顔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陳子美竹軒記

君子之所好有不可以常理詰者珠玉犀象世俗之所共好而必争者也未嘗一日介意而竹之為物扶疎抗直非有妖麗嫵媚可以移人之意此草木之簡静淡泊者然自晉以來賢人君子皆有是癖以為一日不可無

雖假館託宿必種而猶以為未足復以墨象其形容置之屋壁寢食必對作為賦詩以稱道其風節以誇耀於世前世之士如七賢六逸之徒皆有英偉絶人之才而一接於竹則脫去世故終身與之周旋而不返嗚呼是豈可以常理詰哉予友陳子美趨向高遠於世味甚薄凡世俗之好者略不經意而特敵於竹所至私居官舍常養竹以自適自謂性與竹會不知其所以然前日始到官周視廨宇而書室之外竹軒森然龍騰劍拔得其

所好驚喜失聲葺之踰年軒檻一新而竹亦愈茂時與賓客僚友飲酒笑樂於其間方其得意於竹也凝神終日玩味吟嘯忻然相對而不知其隱几者其所好如此宜其求文為記愈卻而愈勤也夫捨俗之所好而獨好其所好是亦蔽於物而已雖然苟未至於無物則子美之所好與夫世俗之所好者蓋亦有間云

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縮

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為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謗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版磬

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恱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從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薄箕踞於胡床之上含爪賦詩㬥背閲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畏雖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年月日記

顔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顔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强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相廣陵李逢吉以

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存乎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超然相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絶於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因其

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强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生平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年月日記

新修勅書樓記

始余未至閬中聞其為劇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諸事有體稱古子男之邦既至入門見其所謂勅書樓者庳屋數楹椽腐瓦疎將過其下者則必却蓋俛首鞭馬疾趨凜然惟恐其欲壓顧而疑之以為縣治於此不知幾何

年令之從者亦不可勝數樓在廳事之前非思慮之所不及然皆更相因仍無改作者何也既而究之乃不足怪者始宣德郎孫君襲既新廳堂嘗議及矣未果作而受代去奉議郎李君觀繼修庫獄復有意於是矣以饑而寢其事至余號為愚惷無知鋭然直前而不顧利害者也然猶尺寸積累二年而後有作親董其役數月而後有成蓋自二君以迄於今更閲三閏然後得以一變其舊嗚呼何其難哉而況興利除害立事建功規為措

置有大於此者不又難哉以余成之之難有以知二君欲為之難以二君欲為之難有以知前人更相因仍歴年滋久而無所改作者彼非安於如此也蓋勢不足以使人力不足以行意舉手動作左窒右礙終日憂畏而不得以遂其所欲為此人之為吏所以無功天下之事所以不立而有志者所以永歎也何獨此哉何足怪哉樓屋上下十間餘材為吏舍十有七間始於元年之六月成於十二月而余去以二年之七月云崇寧二年正

月十五日記

眉山文集卷三

眉山文集卷四

宋 唐庚 撰

傳

資政韓公家傳

韓公諱粹彦字師質相州安陽人魏忠獻王之子故丞相儀公之弟也春秋之世韓獻子有大功於趙故宋有天下而韓氏為特盛忠獻有勲勞於天下先朝著令世選韓氏子孫一人官相州故公弱冠以選監相州酒税

秩澠復監相州倉稍遷國子監光禄寺主簿衛尉寺丞提舉京東常平等事尚書司勲員外郎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主上即位儀公拜左僕射公避親改少府少監遷吏部員外郎丐外補得陳州儀公罷相公亦罷郡主管嵩山崇禮宫五年許自便主管西京留司御史臺駕幸興德禪院有感詔韓氏子孫在吏議者悉除之未幾主管南京鴻慶宫丁母憂服除拜光禄少卿上享原廟攝太常卿接伴北朝賀天寧節大

使使還賜出身拜秘書監二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俄擢定州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知定武軍府事還朝拜吏部侍郎主管右選求外補拜龍圖閣學士復知定州年五十四薨於中山公名重北方而聞於契丹故聘使往還公未嘗不在其間而北道謀帥公未常不為選首其使契丹也王師方西征遼意不自安公既入境皆交口問西事公對以使事有指不敢及其他公既慎重其事不敢縱言而遼亦順適其意不敢復問而雲中

館送擡箱事例客省使不肯拜受香藥酒皆反復論難
卒正其禮得其所守而還公始授館遼主戒館中勿生
事公射於館中遼主乘小車與其孫觀焉因解縢以侑
射且命畫工貌之以歸其為遠人所慕如此公為侍郎
者再而吏部之政為最勤其殿大邦者三而定武之政
為最逸蓋吏部分四選而侍郎右選至為雜宂公承積
獘之後釐正簿書遣決滯務增損廢置五萬四千一百
餘事髮為幾白然後怨詈謗讟化為驩謡上聞而嘉之

公進秩一等官吏賞有差所謂最勤者如此中山魏王
儀公舊治也遺民故老猶有存者聞公作世濟堂固已
感悅而公之撫軍治民悉遵先世規模故雍容談笑無
他施為而軍府肅然所謂最逸者如此余嘗讀公奏議
以考其為心大抵以愛民為本始公知陳州作護城堤
自是無復水患人至今便之然至定武時議者欲決滹
沱河水注塘濼中而界保州永寧之間作限水堤則公
極論其不可始公在定武時詔訪以備邊之計公畫四

策以儲蓄為先務然河朔均糴則公復有所不從所謂以愛民為本者如此余讀公奏議十卷至論致仕官復起免追所得恩典以勵風節喟然嘆曰大哉言乎有忠獻之風矣始公貌類其父世人以為忠獻復出而號小魏公神宗哲宗亦以是深器之然終不至大用故余所書止於如此世世以忠獻比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今考史記世家周公之子伯禽太公之子呂伋皆齷齪庸人無事可書而召公之後九世無聞至燕惠侯然後稍見

於史則余今所書如此公可謂不忝其世矣

贊曰公子保之謂余言先公在定武時有說先公取幽燕者先公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彈丸土耶北方無事百有餘年兩朝之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養育其子孫始之者寇準而成之者公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所謂仁者果誰與非公孰能當之

陸詡傳

陸諝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仕太常商君主爵郡尉通顯矣而諝方辟青州為從事壺商上疏曰臣等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煩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麴城陸諝者舉世莫能測其為人以為剛又無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籍號為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

諝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羣臣動見覆族呂嬃譖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諝戲婦女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道也河間獻王修德為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命諝作樂而河間幸無他此治國之效也曹參為相國賔客以百數參悉謝去獨召諝問計連日夜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諝既賢聖而又上自朝廷郊廟燕饗下

至田里冠婚聚會譖未常不在其間功效不為後人而
位青州從事簿空置臣等無益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
召譖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譖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
千戶譖歎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譖
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譖輒并召二人譖卒謚懿侯子淳
嗣至曽孫濄不肖以罪廢國除譖既没二人亦斥疎不
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遊公卿間名聲籍甚為太

中大夫以壽終而爵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贊

羅浮二賢贊并序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為鄧岳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唯食細石數百澹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

然宏嘗爲桓温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岳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岳遊如狎鷗鳥

右贊稚川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呞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其齒

右贊道開

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大觀四年冬吾南還至曲江其故老為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

之大驚宻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歿葢十六年矣明皇奔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瓠無毫髪顧惜而誅一胡雛若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滅絶敗壞張垍其壻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又叛

太子起兵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嘆公殁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斥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

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况於疎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噫先事則未信已事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咨嗟也

銘

益橋銘

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何哉以為自利耶則非所以為德之裕以為利物耶則非所以安困

之時數以問易師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謫居鵝城以
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款識欣然而笑曰
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兼濟而有所謂獨善者
彼非得已也顧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時而適有毫
髮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尚可以致力彼
未有棄而不為者都無可為矣猶思所以為利於後代
而況於當世乎吾將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橋而為之銘
曰

過晉而悲至燕而微一至之情已過則移真悲不移生死由是云何能然有本所致吾觀此橋日度萬屨積而計之巧歷莫數以窮若時作利濟事乃知困中有益之義

史南壽墓銘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於家其子卜葬地得至孝鄉善聽里山地之原卜葬日得十年十一月己酉於是遣使來請銘銘曰

公之系太原史九齡名南壽字奐祖灝尉臨邛屬唐末不復東居吾鄉爲著姓自克恭丹稜令曾祖珵祖正辭父大同世髙貲列甲第名上田產鉅萬僮指千公少時習於富捐金錢如糞土朝遊誰韓王孫暮過誰左阿君居擊鐘出連騎盛而衰亦其理時旣異事不同客益落家屢空身困約氣不衰捧笑腹伸談眉里人子喪所怙尸在地貧不舉公聞之時方食棄匕箸起太息立解衣易緡錢稅其孤衆翕然賵棺衾具飯含賻畢集尸乃斂

性嗜書多所藏尤喜醫受禁方公為方殆天得誚生桓
起死號欲為書施無窮草未就以壽終壽幾何七十五
陰種德莫知數德既熟穫者誰娶王氏生兩兒長易簡
吾故人有氣節能苦辛次行簡尤所畏學已優時未仕
女二人皆已行宋師錫洎孫京孫男一孫女二男者鄉
女幼稚穴古鄉為新墳近先壟利後昆中有銘文百句
句三言信萬古

亡兄墓銘

先公奉議有子三人兄其長也少時受書為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豈易量哉已而病肺不得盡其力以學然天資孝友所立有絶人者正使力學其得亦不過如此元祐三年秋先公遊瀘南予兄弟持母喪於丹山兄夜半蹴予曰吾夢收尊書發之得亟來二字何也尊得無恙乎吾心動矣汝侍几筵吾今趨瀘南省尊予未有以應兄奮曰吾決矣是夕裹糧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皆相顧不動兄

徬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據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用二日半至瀘而先公果病甚見兄大驚詰其所以來兄具道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兄具大舟迎侍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嗚呼方是之時非兄孝足以通神誠足以知幾其禍可勝言哉元符二年冬弟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兄臨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而其詞確然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

其堅忍如此兄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乃大服以為不可及嗟乎吾少兄十有五年年二十五即去為吏四方五年十年乃一歸歸不過旬月復去此其中寧能無軼事乎然其大節可睹矣兄以崇寧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家而貧不即塟殯僧舍十有三年然後得歸骨於某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銘曰

兄諱瞻改伯虎始字望之令長孺氏於唐望於魯五十二年卒歸土夫人范前物故莫有周制以范祔男子二繞一

女男業儒釋女猶處墓用銘家有譜後世祭之考其素

船娘銘

船娘吾幼女也政和五年吾發惠州次番禺艤舟滄浪亭而女於是乎生明年至江陵寓居於沙頭而女於是乎死是夕瘗於鶴鳴寺之南其生也以十月初三日其死而瘗之也以五月二十六日凡居人世二百三十有三日其將瘗也其母黎氏持而哭之曰兒玉也捨我安之乎吾即其語而為銘曰

空空如谷何以得此玉終非作福未幾而毀於櫝

黎氏權厝銘

侍女黎氏楊越人八年隨吾遵海濵丁酉北歸至江津一疾即死不及仲月實丙午日壬寅葬之未可擕莫因權厝於此有子存何以識之考斯文

眉山文集卷四

眉山文集卷五

宋　唐庚　撰

誌銘

淮陰賢婦墓誌銘

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葢老矣貧無自資以洴澼絖為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饑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劍彷徨水濱婦私獨怪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而有饑色婦哀

其困館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慨曰異日必有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東豪傑並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過淮客仗劍楚君麾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月始以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自北出至是歲餘而卷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明

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徙客王楚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下令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者有以知識韓信也婦卒葬泗口南岸銘曰

項王喑啞亞父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拘坐視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徐夫人墓誌銘

夫人徐氏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遂家於眉州丹稜自

考以前蜀人憚遠仕進者尚少故曾祖某祖某考某三世無食祿者夫人幼穎悟年十二喪所恃已能順適繼母無毫髮不滿意考為人嚴重左右莫敢仰視獨夫人侍側輒怡然為之解顏家人因以白事年二十歸劉氏舅姑得之喜即委以家政方是時劉氏累世好施生事蕭然夫人既專內事雖細務必親之規畫處置悉有法度可守未幾劉氏復振舅姑既沒父母春秋高嗣子早喪夫人奉養喪祭能盡其道姪有少孤從其母嫁者夫

人取置諸子閤摩頂撫育無有輕重厚薄至爲婚媾能
自立乃已課二子讀書甚力既而二子以次取進士第
元符三年長子汲爲合州司理參軍奉夫人以行是歲
六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二少子湜登科時夫人没五
年矣惜乎不及見也汲今以宣德郎知鄢陵縣湜以通
仕郎行蜀州晉原尉女適楊某孫若干尚幼大觀四年
十一月日葬於某鄉之原其將葬也鄢陵以行狀請銘
於予予交鄢陵二十餘年朋舊之情既不可違而夫人

之善之不可廢其事父母舅姑也如此其治家立門户又如此收卹露孤而成之又如此教其子問學連年取科名流聲號於時又如此是烏得不銘也哉銘曰

大兒來歸里門下車小兒來歸擁版以趨宦學成矣繄而母且而母不留可悲也夫

史子深墓誌銘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為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珣皆以文學名於鄉年十七以貢舉不中遂退居於楠溪

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著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子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或曰是知古矣其於時事未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機務十卷芻蕘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殆非草節布衣之士所能言至於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事者不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於行事未必能也已而君起家尉通州遂能使

人畏巳遇事輒斷號為强明至作磐石令則又專務寛厚和易撫字勸課如古循吏所為蓋二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亦異名聲大著諸公交章薦之而君巳卒縣人哭泣悲思至今父老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為哉悲夫君學足以知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其志官止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

於如此此吾黨之士所以嗟惋歎惜為之請銘以葬而
吾亦不得而辭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入蜀
遂家於眉曽祖祖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
達州通州尉資州磐石令某年月日卒於官舍先娶侯
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紀曰彥時女五人長適某次適
某孫男二人孫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月日葬於
某山之原銘曰
子深之書學者多有雖不銘之自足以久既足以久而

又銘之子深之傳愈久不疑

史夫人墓誌銘

夾江縣孫公諱某之夫人姓史氏眉州青神人故任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曽孫故贈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予外祖諱及之季女也予少時嘗至其家矣公長不逾中人語音如鐘喜談前言往行亹亹可聽葢嘗約家事勿復相關悉聽夫人夫人明敏解事而悉人情其規模措置有絶人者孫氏歲入不貲用度亦廣矣而夫人

治之皆有法內外親戚姻婭之間冠昏喪祭慶弔之事殆無虛日而夫人處之皆有體公三娶男女九人而夫人待之皆如巳出予嘗陰察之未嘗見其有毫髮輕重厚薄也方是時長子昌齡年四十餘喜從予遊幼子昌裔年十五六晝出從師受書夜歸夫人自教之至夜分乃巳女有適羅某者有適王某者有適魏某而早卒者有適張某者有適宋某者有未笄者有絕幼者是歲紹聖元年甲戌也今二十五年矣公先卒既葬夫人又卒

今葬矣昌齡亦卒孫七人曾孫三人矣昌裔今亦衍孫
七人矣向之未笄者今嫁承議郎鮮于某有封號矣向
之絶幼者今為某人妻有子矣人欲無老得乎夫人貌
類先妣孺人卒然遇之幾不能辨先妣旣歿予以畫者
失眞恐無以示後因取夫人傳神臨之見者無不隕涕
其兄弟之間蓋如此然則銘其墓者非予而誰夫人享
年七十一其卒也以政和四年十一月五日其葬也以
八年十一月一日銘曰

豐泉之原封若斧祔而合之葢從魯其甥銘之固其所

行狀

唐先生行狀

唐先生諱某字彥通眉州丹稜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俱不仕皇考之捐館也先生始六歲是時鄉人未知官學先生孤露自奮卒為名儒其學博而不雜其制行和而不流輕財好施出於自然葢自堯舜三代以來理亂廢興典章人物莫不考論旁至諸子百家天文

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曉其博至於如此然特深於經術著四經微旨行於世而專用春秋名家為講義三十卷辨三傳七卷大抵以春秋為無褒其於傳注取二三策而已此所以見其不雜也性簡易不作崖檢與鄉人處由由然無貴賤皆得其懽心比其殁也遠近聞之俱出涕嘆息逮今二十年思之不忘其和至於如此然議論剛正無所阿附負其所緼非其友不友亦以是見惡於不善者此所以見其不流也平生用財不問其

數嘗至溧陽其尉丁憂貧不能去先生雅不識其人傾
囊贈之空手而歸其好施類皆如此而未嘗有難色此
所以見其自然也自嘉祐治平間先生巳有盛名西南
學者爭宗師之授經者累數百人然應進士舉反不中
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薦之亦不報浮沈丘園無
復仕進意熈寧初罷詩賦以經義取人士論喜其必有
所合既而春秋不為經先生亦老矣始終不遇蜀人惜
之然予嘗考其行事以求其用心則平生所有良亦可

見族本以治產富饒而先生專業儒士方以聲律進取而先生獨治經此其志豈為利祿計哉命雖不偶於今而其書具在足以傳於後世無窮復何憾焉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前娶家氏再娶史氏男五人女四人適某皆士人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小以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葬縣之南二十里鼓面山之原以史氏祔予頃出守咸安道過閬中而先生之子某適宰是邑傾蓋如故遂定為忘年友

然則狀先生行義以告於士大夫者非其職耶謹狀

史夫人行狀

夫人史氏眉州青神縣人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進士諱及之女魯國先生諱某之配也先生喜賓客重然諾視金錢如泥無分毫顧惜不論多寡費盡乃已竟坐此貧而夫人處之怡然自得其為善之樂也先生自言吾六歲而孤勤苦自立取名於時豈有兄弟教哉常持是說未嘗督責三子以學

而夫人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夜乃寢率以是為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然蓋性之所嗜如此夫人不逮事舅姑事先生如事父治飲食以進必立侍須徹饌乃去或者以為過元祐三年春先生遇疾幾殆夫人焚香禱祈願以身代死家人止之不聽俄而疾暴作擲香爐於地扶掖就枕已不知人後六日夫人病篤而先生疾稍間先生竟愈而夫人遂不起時二月二十日也初夫人之祈死也先生疾革不知夫人既卒諸子

以事告先生哀甚為詩以哭之聞者莫不泣下夫人享年五十六某其子也某其壻也某其孫也孫女二人尚幼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從先生葬於丹稜縣鼓面山之原先生道雖不行於民其行於家者蓋如此非先生何以當夫人之賢觀夫人足以知先生之道此其子所以必欲狀其行以傳於人予所以不得而辭也嗚呼誠亦可書也哉謹狀

先君眞贊

嘉祐熈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時出遊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遊喜談易詩春秋辭㫖邃遠能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饑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人有所求則鬻衣賣履與之無難色緩急輙隂救之問其姓名則嫚駡不以告逢人無貴賤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為有道之士相與强呼為先生然竟莫測其果何人也元祐末遂不復出遊豈遊不復出耶抑出而人不見也傳者以為卒矣是殆不然先生遊無何有之鄉獨

與道遊者也道在與在道亡與亡使道而果亡則先生信死矣道未喪於天下則先生烏乎死紹聖初有姓唐名庚者畫先生之像而事之為先生作真贊自稱為先生之子云贊曰

軒然其頎幅巾布衣清風蕭蕭在人目圍此豈先生者耶孰能援筆一揮摹其心中之精微也哉

有翠亭銘

山不遠人人自遠山見即為易有之為難隴上牧兒林

間樵叟雖能得之而不可有貴戚買園寵侯賜宅雖或有之而不可得惟我放浪與是有緣得而有之蒼翠滿前為亭北牖其高三仞目力所到閬山皆盡客來登亭勿嗔吾貪子如欲之為君分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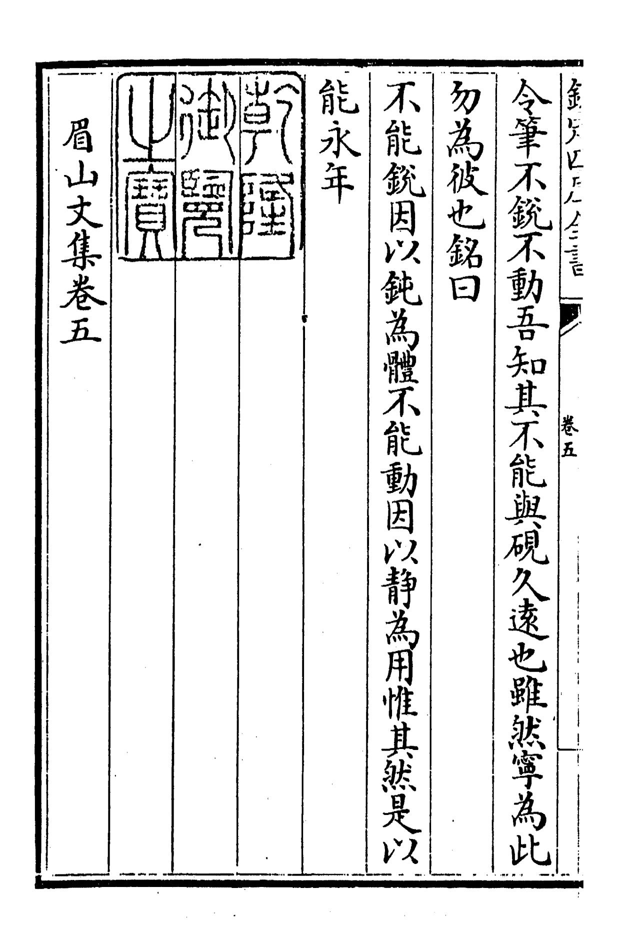
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吾少也狂自以為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於齋以學以

思

家藏古研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研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研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研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



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眉山文集卷五